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Joseph Fouché

Bildnis eines politischen Menschen

约瑟夫·富歇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奥]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约瑟夫·富歇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奥]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Joseph Fouché

Bildnis eines politischen Mensch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Stefan Zweig
Joseph Fouché Bildnis eines politischen Mensch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86-7

Ⅰ.①约… Ⅱ.①斯…②张… Ⅲ.①富歇(Fouche,Joseph 1759—1820)—传记 Ⅳ.①K835.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9296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8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页 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86-7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约瑟夫·富歇，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人中，卡诺[①]、巴拉斯[②]、塔列朗[③]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以及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是保王派、共和党或是波拿巴派，只要一写他的名字，心头的怒火立即宣泄在笔尖、纸上。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人——没有一个表示鄙视的骂人字眼没有用到他的身上，无论是拉马丁[④]，还是米什莱[⑤]，路易·勃朗[⑥]，都没有试图对他的人格，或者不如说对他执拗得令人惊叹的一贯的毫无人格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他的形象第一次生动逼真地出现在路易·马德兰[⑦]的那部卷帙浩繁的传记里（本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中的具体材料大部分取自这部传记），除此而外历史把此人悄无声息地推到后排，那些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角色所站的地方。而此人在世界转折时期曾领导过各个党派，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活得比各派都更为长久，并且在心理决斗中，打败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

① 拉扎尔·尼古拉·卡诺（1753—1823），法国大革命元老，国民公会议员。
② 保罗·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督政府三督政之一。
③ 查理·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著名外交家。
④ 阿方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
⑤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⑥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⑦ 路易·马德兰（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富歇传记的作者。

样的人。他的形象时不时地还会在表现拿破仑的戏剧里或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歌剧里幽灵似的出现,但大多落入形式主义的俗套,把他表现为一个狡猾的警务大臣,一个提前出现的福尔摩斯,平庸的表述总是把躲在幕后的人物混淆成次要角色。

惟独一个人以他自己的卓越伟大,看出了这个绝无仅有的人物的伟岸。此人乃是巴尔扎克。这位天才居高临下,同时又洞察一切,不仅看到时代的舞台层面,还一直看到布景后面。他毫无保留地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富歇是他那个世纪最为有趣的人物。巴尔扎克习惯于把各式各样的激情,无论是所谓的英雄气概的激情和所谓的卑下低级的激情,在他感情的化学里全都视为等价的元素。伏脱冷这样彻头彻尾的罪犯和路易·朗贝尔[①]这样道德高尚的天才,他同样欣赏,从不区分道德的和非道德的,而只是衡量一个人意志的价值及其激情的强度。他恰好把这个革命年代和帝政时期最为人不齿、最遭人唾骂的人从他那故意造成的埋没状态中挖掘出来。他称这个"singulier génie"[②]为"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然后又称他是"la plus forte tête que je connaisse"[③],在另一处又说他是"那些城府极深的人,在行动的瞬间叫人捉摸不透,事后方能被人理解"。——这听上去和那些道德说教表示的轻蔑迥然不同。在他的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他写了特殊的一页,献给这位"阴沉、深邃、不同寻常、不甚著名的人物"。他写道:"富歇,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歇这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公会议员,当时最卓尔不群,也最受人误解,他是在重重危机之中锻炼成日后的那个人物的。在督政府治下,他达到能正确判断过去从而预见未来的高度,然后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突然显示出他的机智灵巧,犹如一个平庸的演员,因受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启示而变得极为出色。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在修道院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既掌握了他原来所属的山岳派的秘密,也掌握了他最后投靠的保王党的秘密,慢慢地、默默地仔细琢磨着政治舞台上的

①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路易·朗贝尔》中的人物。
② 法文:绝无仅有的天才。
③ 法文:我所知道的头脑最厉害的角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事和各种伎俩。他看透了波拿巴心里的秘密，给了他有益的忠告和宝贵的情报……无论是他的新同事还是他的老同事，都料想不到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天才竟然表现为：所有的预见都准确无误，而且目光犀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这段献词第一次引起了我对富歇的注意。巴尔扎克说他“甚至比拿破仑还拥有更多控制别人的威力”。几年来我对巴尔扎克曾经称赞过的这个人不时看上一眼。但是富歇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历史上，都非常善于只是充当幕后人物：不喜欢让人窥察他的脸和他手里的牌，他始终躲在各个事件之中、各党各派之中，躲在他那职位的隐姓埋名的外壳后面，无影无形地活动着，犹如钟表里的机簧。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在繁琐事件的纷乱之中，在他途经最陡急的拐弯处，才能一瞥他那快速掠过的身影。更奇怪的是，富歇的这些在飞逝之际被人捕捉住的身影，乍一看居然和以往的身影各不相同，需要使劲观看才能想象，这同一个人，有着同样的皮肤和同样的头发，在一七九〇年是神学院的教师，一七九二年便成了掠夺教堂的人；在一七九三年是个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却成了几倍的百万富翁；再过十年，俨然成了奥特朗特公爵。但是这个新时代十足地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性格变化越是放肆大胆，那么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的无性格在我看来就越发有趣，他那完全隐没在各种背景和神秘色彩中的政治生涯，我就觉得越发迷人，他的形象就越发独特，越发带有妖魔气息。所以，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关于权术家的生物学拖到现在尚未写成，然而十分必要。

为一个完全违反道德的人物——即使是像约瑟夫·富歇这样一个绝无仅有、异常重要的人物——撰写的这种传记，我知道，是完全违背时代的愿望的。我们这个时代想要的并且喜欢的是英雄传记，由于今天缺乏这种政治上具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便在往事陈迹之中去为自己

寻找更加崇高的榜样。我完全认识到这种英雄传记有使人心灵激越、斗志昂扬、精神振奋的威力。从普鲁塔克起,这种传记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和历代的新青年都是必要的。但是恰好在政治上,这种传记掩盖着篡改历史的危险,就仿佛真正的领袖人物也的确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当时如此,历来如此。毫无疑问,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但是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的人物。为了警告人们注意各种政治上的迷信,这点必须强调。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我们亲眼所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并不是由理性和责任心所做出的,而是由性格极端多疑、智力严重欠缺的那些躲在幕后的人物所做出的。我们近来每天都在重新经历的问题严重、往往是犯罪的政治游戏,并不是那些具有道德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人得以成功。相反,他们一再被那些称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这些手脚利索、空话连篇、神经冰冷的艺术家们所欺骗,而世界各国人民还一直忠诚笃信地把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前途都托付给这场游戏。倘若政治的确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变成了"la fatalité moderne"①,新时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要设法辨认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们,以便认清他们何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能对这种政治人物的类型学做出一份贡献。

一九二九年秋于萨尔茨堡

① 法文:现代的厄运。

目　录

前言……1

一　青云直上……1
二　里昂的刽子手……25
三　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41
四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66
五　皇帝的大臣……98
六　反对皇帝的斗争……121
七　并非自愿的插曲……135
八　和拿破仑的最后斗争……149
九　下野沦亡……178

关于富歇的传记……194

一　青云直上

一七五九年至一七九三年

一七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约瑟夫·富歇——还远不是什么奥特朗特公爵[①]呢——出生在港口城市南特。父辈是海员、商人，祖上尽是海员，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长子也该去当航海家。不是去海外经商，便是当个船长。可是这个体弱多病、贫血而又神经质的丑陋孩子，从小便显得对这种无比艰苦，在当时确实是英勇豪迈的行业极不适合。离岸两海里，他已经晕船，跑了一刻钟，或者游戏十多分钟，他已觉得疲倦。做父母的不无忧虑地盘算，这个娇弱的孩子该怎么办。一七七〇年的法国，于思想上业已觉醒，并且进取心切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合适的地位呢。法院、行政机关，每个衙门每个地方的肥缺全都留给了贵族。在宫廷里当差得要伯爵的纹章，或者像样的男爵爵位。即使在部队里，出身市民阶级的人，熬白了头发，也不过混上个排长。在这腐朽没落的王国里，第三等级还处处受到排挤。难怪二十五年后，第三等级要用拳头来夺取他们长期以来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一切。

剩下的只有教会一途。这个千年帝国，在人情世故上不知比各个王朝高明多少，也比它们聪明、民主、心胸博大。它总是启用一切才俊，即使出身极为卑微，也被吸收进它那无形的帝国。小约瑟夫在奥拉托利会学习时，已经成绩斐然。毕业后，他们自然乐于让他担任

① 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封富歇为奥特朗特公爵。

数学和物理教师，担任学监和校长。自从耶稣会被逐后，奥拉托利会在法国各地领导天主教会的教育。富歇二十岁时，便在这个修会里任职，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可毕竟是所学校。他在这里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要他发了做神父的愿心[①]，原本可以爬得更高，当个神父，也许还能当上主教，或者红衣主教。他初涉人世，刚刚起步，本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不愿完完全全、无可挽回地把自己和某人或某事拴在一起。这可是约瑟夫·富歇的典型作风。他身穿修士的衣裳，剃着神父的头，和别的神父一样过着僧侣的生活。在奥拉托利会的十年里，富歇从外表到内心和一个神父毫无差别。但是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投靠。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歇，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这个脸色苍白、寡言少语、半僧半俗的神父，在寂静的修道院的走廊、食堂里走来走去。他在尼奥尔、索默、旺多姆、巴黎教书，可是并未感到居地变异。因为无论在这个城市或是那个城市，神学院教师的生活总是同样的平静穷酸，朴实无华，总是深居在寂静的院墙之内，永远与世隔绝。二三十个学生，四十来个学生，教他们拉丁文、数学、物理。全是些面色苍白、身穿黑袍的男孩，带他们去望弥撒，在卧室里监督他们睡觉。教的是科学书籍中单调的教材，吃的是蹩脚的伙食，领的是微薄的薪水，穿的是一袭磨旧了的黑袍，过的是修道院里简朴的生活。这平静隐遁的十年，犹如冬眠蛰伏，不像真实生活，超乎时间、空间，一无所成，也无所希求。

其实在修道院教书的十年里，约瑟夫·富歇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他日后做权术家极有好处。主要是学会了善于沉默的技巧，自我隐蔽的本领，

① 天主教修士需发誓愿表示决心皈依天主，接受更高的圣礼，方能成为神父。

精通心理学，擅长洞察人的内心。此人一生即使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仿佛隐蔽在沉默的墙后，从来看不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他的嗓音低弱，最亲切的或是最可怕的话语，他都同样从容不迫地说出口来。无论是皇帝的宫廷密室，还是喧闹的群众集会，他都同样以轻微无声的脚步走过。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就是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的。在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讲台之前，因为诵读罗耀拉[1]的祈祷文，他的意志已得到锻炼；由于讨论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道艺术，他已练得能言善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士[2]和富歇，都出自教会这所学校。还没登上舞台，便已精通人情世故，这恐怕不是巧合。教会古老的共同传统远远超过他们三人的个性，使得他们彼此迥异的性格在关键时刻都带有某种相似的特性。而在富歇身上还有一种钢铁般的、简直是斯巴达式的克己功夫，他从内心反对奢华虚荣，并且善于隐蔽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不，富歇在修道院走廊的阴影里度过的这十年光阴并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一面教书一面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这个极端灵活善变、骚动不安的人，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在严格与世隔绝的状况中自我修养，终于发展成为善于洞察人们心理的大师。几年之久，他不得不无声无息地在极其狭窄的僧侣界活动。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入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3]，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

---

① 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神父，耶稣会的创始人，反对宗教改革。

② 埃马纽埃尔·西哀士（1748—1836），原为神父，后参加革命，历任督政府督政，执政府执政。

③ 约瑟夫·米歇尔·蒙哥菲耶（1740—1810）及其弟弟雅克·艾蒂安·蒙哥菲耶（1745—1799）于一七八三年制成一个热气球，是世上最早的飞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团体[①]。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最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②]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部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但真是命运弄人:这个剃了僧侣发式的神学院教师恰巧和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结了深交。他们两人的关系甚至快要变成郎舅关系,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特想使这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弃僧还俗。席间都已流传他们订婚之说。这门亲事后来怎么作罢的,始终是个秘密。也许这里头正埋藏着他们两人之间那个可怕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仇恨的根子。他们两个一度友谊甚笃,后来却拼得你死我活。可是当时他们对雅各宾主义和日后的仇恨还一无所知。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作为议员被派到凡尔赛去参加三级会议,参与制定法国新宪法时,就是剃了僧侣发式的约瑟夫·富歇借路费给那苍白贫血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还借钱给他制作一套新衣服。富歇总是给别人搭台阶——以后也常常如此——帮助别人青云直上、载入史册,可也恰巧是他在决定性的时刻出卖从前的朋友,把朋友打翻在地,这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

① 在德国、奥匈帝国、瑞士、荷兰、英国、美国影响广大的团体,宗旨是促进友谊、艺术、诗歌。一八五九年初建于布拉格。

② 让保罗·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中的极左派。

这次三级会议将动摇法国的一切基石。就在罗伯斯庇尔动身前去参加三级会议之后不久,阿拉斯的奥拉托利会的修士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政治一直侵入到斋堂之内。这位聪明的善观风向的约瑟夫·富歇就利用这股风张起他的帆来。在他的建议之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到国民议会去表示神父对第三等级的同情。这位一向步步谨慎的人这次可下手得略为早了一些。他的上司罚他到南特的修女学校去教书,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处罚。这个学校就是富歇童年时代学习科学和处世哲学入门课程的场所。

可是现在他已经久经沧桑,阅世很深。现在他已经没有兴趣去教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乘法口诀、几何和物理了。这个善观风向的人感觉到一阵社会风暴已笼罩全国,政治将统治世界,那就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一下子脱去了僧服,留起了头发,不给不成熟的孩子们讲课,而是去向南特的能干的市民演讲政治。一个俱乐部应运而生——政治家的前程总是始于这样一个训练口才的试验舞台——不出几个礼拜,富歇便已经是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了。他赞扬进步,可是十分谨慎,严格把握分寸,因为老实的商人阶层的政治气压是高低适中。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他们担心自己的贷款有去无回,尤其是一心想要生意兴隆。他们从殖民地捞到大批油水,所以也不喜欢解放黑奴之类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约瑟夫·富歇立即拟定了一份致国民议会的慷慨激昂的公文,反对废除贩卖黑奴。这份公文虽然遭到了布里索[①]的粗暴攻击,可是在比较狭小的市民界并未减弱他的声望。为了及时巩固他在市民阶层(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急急忙忙地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姑娘虽丑,但陪嫁不少。富歇当时已经感觉到第三等级将很快变成最高阶级——统治阶级,所以他赶快变成一个十足的市民。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准备而已。国民公会的选举刚一公布,这位昔日的神学院教师便出来竞选。每个竞选人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总是先挑善良的选民们爱听的说,作了种种许诺。所以富歇发誓要

①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

保护贸易，维护私人财产，尊重法律。他厉声谴责扰乱治安之徒，甚于谴责旧制度（因为南特的风向更多是来自右边，而不是来自左边）。一七九二年，富歇果然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暗中悄悄蓄着的神父发式。

约瑟夫·富歇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时正好三十二岁。他并非美男子，根本就是其貌不扬。身材细瘦，简直干瘪得怕人，狭窄的瘦脸皮包骨头，丑陋不堪，看了令人不快。鼻子尖削，永远紧闭的嘴也是又尖又窄。沉重的眼皮总像瞌睡不醒。下面的一双眼睛瞳孔发灰，像玻璃珠子，目光呆滞冰冷。这人脸上、身上的一切都似乎缺少生气，看上去就像煤气灯照耀下的人，脸色灰暗，白里泛青。双目无神，举动没有活力，嗓音喑哑，头发稀疏细软，眉毛微红，简直淡而难辨。两颊青灰，似乎颜料不足，所以没给这张脸涂上健康的色泽。这个坚忍不拔、具有惊人的工作精力的人，看上去总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

谁见到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没有鲜红奔流的热血。事实上，他的内心也属于冷血之类。他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他只是生活在内室与公文档案为伍。他从不怒形于色，他脸上从来没有一根神经颤抖过，只有他那两片贫血的薄唇微微一撇，泛出一丝微笑，时而彬彬有礼，时而含讥带讽。在这张土灰色的看来松弛无力的面具底下，从来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紧张的表情，眼圈发红的沉重的眼皮底下的那双眼睛，从来没有泄露过他的意图，或者他的什么思想活动。这种摇撼不动的冷静也正是富歇真正的力量。神经控制不住他，感官诱惑不了他，他所有的激情都在前额这堵不可穿透的墙后充实和消散。他听凭别人张牙舞爪，可同时警觉地窥伺着别人的失误。他听凭别人的激情白白耗尽，而他自己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别人力衰势竭，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这时他才无情地猛击过去。他的这种没有感情的耐心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确实可怕：谁要是能够这样等待，这样自我隐蔽，即使是最最训练有素的老手也会上他的当。富歇会心平气和地为人当差，他会冷静地微笑着把最粗鲁的侮辱、最丢人的屈

辱接受下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没有什么威胁、什么愤怒能使这个冷血人受到震动。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两人碰在富歇的磐石般的宁静之上，如同海水碰上岩石，被击得粉碎。整整三代英豪，一群风流人物激情昂扬地喧嚣一时又复烟消云散，惟有他这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却冷静地傲然挺立着。

这种天生的冷静正是富歇真正的天才。他的肉体阻碍不了他，也动摇不了他。连进行这些胆大妄为的精神赌博时，他也好像根本并不在场似的。他的血、他的感官、他的心灵，一个真正的人身上所有的这一切使人迷乱的感情因素，在这个秘密的赌徒身上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这个人的全部激情都上升到脑子里去了。这个枯燥乏味、习惯于办公室生活的人贪婪地热爱着冒险。他的嗜好便是大搞阴谋。他一辈子都戴着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公务员的面具，再也没有比这种公务员的冷静的仪表更高明更巧妙地掩盖他对混乱对纠纷的可怕的乐趣的了。掩蔽在公文档案之后，从他的办公室里给人布下天罗地网，出乎意料、不声不响地给人致命的一击，这就是他的策略。我们必须探视历史的深层，才能在大革命的火光中、拿破仑的传说般的光芒中看到富歇这个人。

乍一看，他似乎是卑微次要的角色，实际上却是一个活动频繁、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辈子不抛头露面，可是超越了三代英豪。帕特洛克罗斯早已阵亡，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也早已殒命，只有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①]活在人间。他的才智超过了天才，他的冷静比所有的激情寿命更长。

九月二十一日[②]晨，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举行入场式。仪式不再像三年前第一次立宪会议开幕时那样庄严堂皇。当时在大厅中央还安放了一张豪华的缎椅，上面绣着水仙花，这是国王的宝座。国王进入大厅时全场毕恭毕敬地起立，向真命天子欢呼致敬。可是现在，国王的两座城堡，巴士底狱和杜伊勒里宫已被攻陷。法国已经没有国王，只有一位肥头

① 文中四人均为《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② 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胖脑的先生，他的粗鲁的狱吏和法官称他为路易·卡佩。他现在是毫无权力的市民，住在庙塔[①]里，百无聊赖地打发光阴，等候判决。如今七百五十人会议把他取而代之，统治全国。这些议员便在国王自己的屋子里安顿下来，主席位子后面用硕大的字母写着新的摩西律令，那便是宪法的全文。大厅的墙壁装饰着罗马高官的柴束[②]和杀气腾腾的利斧——凶险的象征啊。

民众聚集在走廊里，好奇地观看着他们的代表。七百五十个国民公会议员缓步走进王宫。人物杂沓，什么阶级，什么职业都有：没有职位的律师和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一起；逃出修道院的神父和勋劳卓著的军人一起；失败的冒险家和著名的数学家、潇洒的诗人一起。大革命一爆发，法国的现状就像一个受到猛烈震动的杯子，杯底的沉渣泛起。现在是澄清这片混沌的时候了。

座位的安排，便是恢复秩序的最初尝试。露天剧场式的大厅狭窄已极，简直额头相碰，呼吸相闻，敌对的演讲可以短兵相接。大厅的底部坐着温和派、纯净派、小心谨慎之辈，这些人在做出一切决定时态度不冷不热，被人讽刺为“沼泽”，他们是沼泽派。态度激烈分子、性急不耐之辈、激进派则坐在大厅最高的座位上，坐在山头上，是为“山岳派”。他们最后几排座位已经和走廊相连，仿佛象征性地暗示，群众、民众、无产阶级就在他们背后。

这两派势均力敌，相持不下。革命的浪潮便在他们之间起伏涨落。对于市民阶层、温和分子来说，赢得了宪法，解决了国王和贵族，权力移到第三等级手里，共和国就算建成了。他们恨不得把这股从下翻上来的洪流重新拦住，横加阻挡，只保护住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孔多塞[③]、罗兰[④]、吉伦特派人便是他们的领袖，是知识界和中间阶层的代表。而山岳派那批人则想把这巨大的革命狂澜继续推向前去，一直到它把现存制度

---

① Temple，巴黎建筑物，为一座庙塔，如英国的伦敦塔，亦作监狱用。

② 象征罗马高官的权力，当中夹着一把斧头。

③ 让-孔多塞（1743—1794），吉伦特派领袖，可能在被捕后服毒自杀。

④ 让·玛丽·罗兰（1734—1793），吉伦特派领袖，一七九三年自杀。

的一切落后事物全都席卷而去。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想要把“完全的革命”、彻底的革命、激进的革命一直推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他们想把国王推翻以后,还把国家的其他旧势力——金钱和上帝也推翻在地。这两派势力在天平上此起彼落,变化多端。如果吉伦特派人、温和分子得胜,革命便要逐渐断送。先变成自由主义的反动,过后便是保守主义的反动;如果激进分子得胜,他们便要鼓起无政府主义的旋风,涤荡所有的角落。在这座决定命运的大厅里,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没有被开会之初的庄严和谐所迷惑。谁都知道,这里不久将开始一场生死斗争,为信仰和权力而搏斗。议员所在的席位是在下面沼泽里,还是在上面山岳上,已经预先说明了他的决定。

这七百五十个议员庄严地走进那个业已逊位的国王的大厅,南特市议员约瑟夫·富歇胸前斜挂着国民代表的三色绶带,和其他议员一起默默地走了进来,他剃度过的头上早已长起了头发,神父的服装早已脱掉,他和大家一样穿着一无修饰的市民装束。

约瑟夫·富歇将坐在哪里呢?是到山岳上和激进分子坐在一起,还是在沼泽地和温和主义者坐在一起呢?约瑟夫·富歇不多犹豫。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效忠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所以这一次他也是暗地权衡了一下,数了一下票数,看到目前势力还在吉伦特派、温和分子一边。于是他便坐到他们的席位上,和孔多塞、罗兰、赛尔旺[①]等人坐在一起。他们掌握各部大权,决定任命、分配、俸给。在这些人中间他感到安全,他便坐到那里去。

可是他偶尔抬眼向上一看,看看敌人,那些激进分子就座的地方,却和一道严峻的申斥的目光不期而遇。他的朋友,阿拉斯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在那里把他的战友们聚集在身边。这位铁面无私的人对于自己的刚愎自用颇为自诩,对于别人的动摇软弱毫不宽恕。他举起长柄眼镜冷冷地带着讥嘲的神情俯视着这个

① 吉尔贝·约瑟夫·德·赛尔旺(1741—1804),法国将军,吉伦特派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